

凤章文集

第三卷 散文

SANWEN

FENG
ZHANG
WENJI

传媒集团
文艺出版社
LITERATURE AND ART
HOUSE



凤章文集

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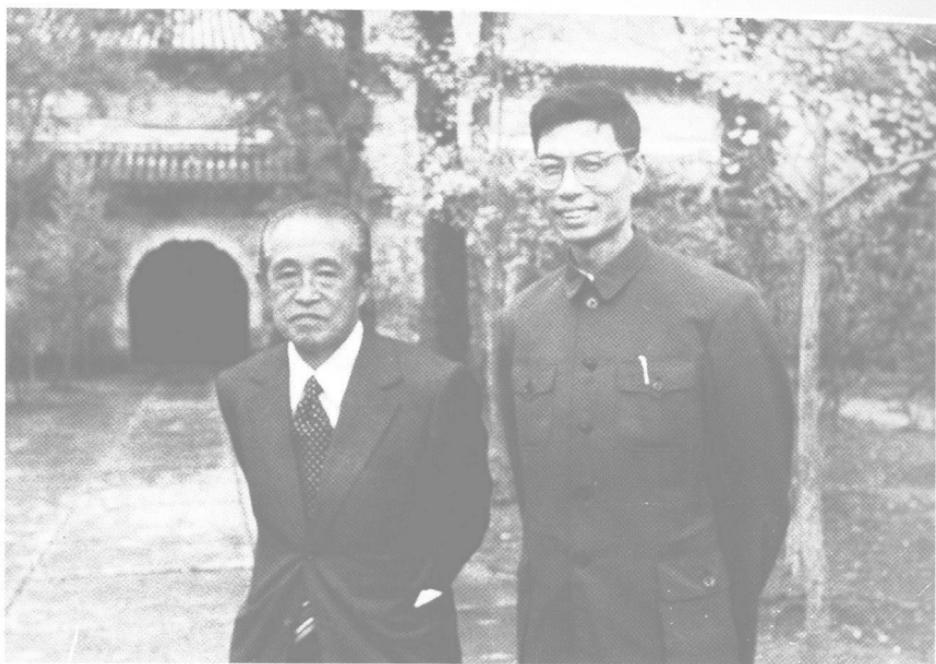
散文

SANW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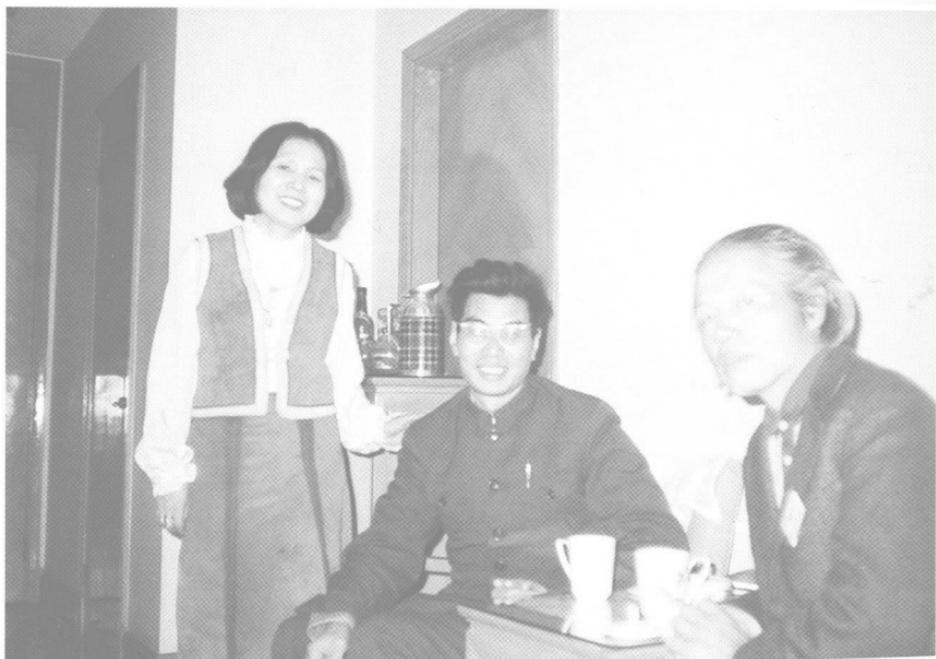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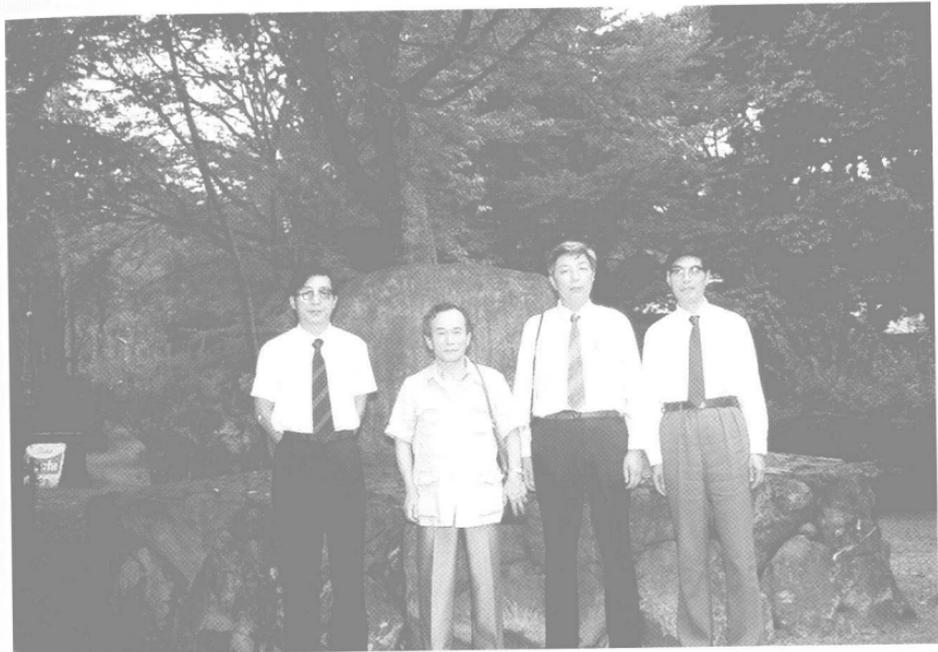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摄于南京灵谷寺无梁殿。



1981年秋，与日本作家、翻译家、小说《彩霞万里》的日译者上野稔先生及其夫人上野繁子摄于上海延安饭店。



1986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，在日中友协东京副会长古川万太郎陪同下敬谒周恩来总理岚山诗碑。右起：凤章、晓凡、古川万太郎、陈喜儒。



与日本著名评论家松岗洋子摄于南京玄武湖。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第一辑：蔷薇河风情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
| 雨绿江南 | [3] |
| 烟雨蒙蒙的小镇 | [6] |
| 蔷薇河风情 | [13] |
| 芦荡猎鸭记 | [19] |
| 水乡恋 | [26] |
| 蟹忆 | [30] |
| 桂花乡探桂 | [33] |
| 邓尉探梅记 | [37] |
| 苏州园林记美 | [40] |
| 游中山陵 | [44] |
| 漫步雨花台 | [48] |
| 又是茅麓采茶时 | [52] |
| 登峨眉金顶 | [54] |

第二辑：山坞的早晨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|
| 山坞的早晨 | [63] |
| 水港桥畔 | [69] |
| 飞雪迎春 | [75] |
| 烟 | [80] |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- [84] 绣春图
- [88] 百花手上开
- [96] 小麦扬花时节
- [104] 绿水深情
- [114] 威力
- [122] 双洞探奇记
- [127] 虎丘花农散记
- [133] 海边随笔
- [139] 姑苏文坛忆旧
- [149] 忆艺术大师刘海粟
- [153] 他是文学的播种者
- [156] 记上野稔先生
- 第三辑：我的案头有一丛绿
- [161] 绿路
- [163] 我的案头有一丛绿
- [165] 大自然进补剂
- [168] 江边工地剪影
- [176] 难忘的金陵之秋
- [179] 回忆中南海合影
- [182] 茶馆记趣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留在魂梦里的高邮 | [186] |
| 撰《塘桥华芳园记》 | [189] |
| 沙锅大鱼头小记 | [192] |
| 迷人的长白山 | [194] |
| 在董加耕家做客 | [205] |
| 逛“农民城” | [208] |
| 要把人物写活 | [212] |
| 散文创作谈 | [217] |
|
 | |
| 第四辑：风流岛国 | |
| 开篇 | [225] |
| 一、东京街头 | [227] |
| 二、顾客至高无上 | [230] |
| 三、阳光城和鱼的杂技 | [232] |
| 四、几位日本作家剪影 | [236] |
| 五、耳朵会与市村一卫先生 | [244] |
| 六、画·甜瓜户 | [249] |
| 七、乌龙茶·麻婆豆腐·市村先生的宏论 | [252] |
| 八、田崎纪子奇妙的三式婚礼 | [255] |
| 九、酪农渡边的一家 | [259] |
| 十、日本料理和我的中国菜 | [263] |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- [268] 十一、日本性格
- [271] 十二、神宫奇观
- [275] 十三、小酒吧和市村的情人
- [279] 十四、一家阔绰农户的乐和忧
- [283] 十五、生财之道竞争
- [286] 十六、路边君子国之风
- [289] 十七、女大学生谈性说爱
- [293] 十八、这儿也有荒芜的土地
- [296] 十九、牛奶里泼掉一个大学教授
- [300] 二十、奇妙的婚礼请柬
- [304] 二十一、从天而降的新郎新娘
- [307] 二十二、没有主妇的别墅
- [310] 二十三、在狂热的选举战中
- [313] 二十四、村议会和村首脑们
- [316] 二十五、可爱又可怕的美果佳肴
- [319] 二十六、夜幕下的水户街头
- [322] 二十七、“新人类”与“暴走族”
- [325] 二十八、寺田和子,全能的日本主妇
- [331] 二十九、与农村青年的聚会
- [337] 三十、日本人脊背后的一根鞭子
- [340] 三十一、几个为生活拼搏的中国人

凤章文集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十二、铁锅浴与花卉实验室 | [346] |
| 三十三、鹿岛港口的“钢铁巨人” | [350] |
| 三十四、JVC公司：日本电视机摇篮 | [353] |
| 三十五、抱朴舍的住井老人 | [357] |
| 三十六、戏作“笠间烧” | [361] |
| 三十七、祝他成为酒仙 | [365] |
| 三十八、东京之夜 | [369] |

第一辑

蔷薇河风情

雨 绿 江 南

我乘上班船，从苏州到吴江县一个盛产丝绸的镇上去。不想刚踏上船舷，便下起雨来。那霏霏的细雨，像蚕丝儿那么柔和，飘在脸上，凉沁沁的，给人一种清新、神爽、舒适之感。要不是轮船头已在启动，船上的水手因解缆而催我进舱，我真想在船头甲板上和这飘忽而来的、带着诗意的春雨多亲近一会儿。

船舱里一排排长木椅上，已坐满了旅客。我好不容易才在靠舱壁的一边，找到一个座位。也算巧，坐下来，我的目光正好迎着对面舱壁上的窗口，可以看到船外的景色。那窗口开得很别致，竟如一把张开的折扇形状，外面的景致，嵌在窗框里，那窗面上就出现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船在前进，画在移动，画面不断地变换着。有趣的是烟雨迷蒙，使所有景色，若隐若现，若幻若真，恐怕没有哪位国画家能挥洒出如此飘逸、酣畅的笔墨！

绿色的堤岸：垂柳、水杉、刺槐、白杨、桑园、竹林；彩色的田野：菜花金黄，麦苗翠绿，紫云英有如彩霞铺地，而不时闪过的方方、白亮的一块，正是盖着塑料薄膜的育秧池……一幅幅美丽的画面，简直叫人目不暇接。

拖拉机在田里奔跑。拖拉机手大约是位年轻的姑娘，虽然雾霭迷蒙的画面瞬息即逝，但我还是隐约地看到她透明的雨衣里映衬着鲜艳的红褂子，直到化成一粒小红点儿消失。

又是一团绿：绿树环绕的村落。白墙、红瓦、闪亮的窗；有的还

有楼、阳台、喜鹊尾巴似的上翘的屋檐。屋后小河，河边芦苇，芦苇中伸出条木架的水码头，水码头上有位年轻的大嫂在汰衣裳。她身后，一个憨厚的男子给她小心地撑着伞。不远处，三四只鸭子在悠然戏水。

斜刺里出现一座驼背石拱桥。半圆的桥洞，合着水中抖动的倒影，看上去好像一轮浑圆的月亮。从月亮里穿出一条罨泥船来。而桥面上，这时正有一个戴笠帽、穿蓑衣的老牛倌牵着两条水牛过桥。

接着又是田野、堤岸。一会儿，堤岸渐渐远去，画面上出现了开阔的河面。那河水碧绿碧绿的，就像千万匹被风吹动的绿绸缎。远远的河滩上有个渔人在扳网打鱼。当鱼网慢慢升出河面时，画面便消逝了，可惜不知这一网有未打到鱼？

船：来往的轮船、木船、拖驳、农用水泥船，还有张帆的船，以及像树叶儿飘在水上的放鸭船……一声汽笛，一艘漂亮的双层大客轮赶到我们船的前面去了。这是苏州开杭州的客轮，船上载的大约都是旅游者吧？为了急于饱览天堂秀美的景色，他们的行程总是那么匆匆。不过我们这船还不算太慢，也把一条拖轮甩在后面。那拖轮拖着一条、两条、三条……整整十八条驳船。好长呵，在烟雨迷濛里，它就像一条在云水里穿行的长龙。不，也许称它为水上列车更恰当些，你看，每条驳船上都装满了货物，只有列车才经得起这么重的负载。

碧绿的绸缎上怎么出现了一条线纹？啊，那是砌在宽阔的河里的一条古老的纤路，全用大石堆成的。有两条吃水很深的船沿着纤路航行。那背纤的弯着腰，踏着弓步，缓慢地一步一步走着。在纤路断头的地方，往往有座拱形石桥，把路联结起来。这苏杭水道上古老的纤路，不知修于何代，但在今天，遇到逆风，如果负载很重的船又无机器动力的话，它倒还是很发挥作用的。

河面逐渐狭窄，纤路不见了。于是，又是田野、村落、拱桥、桑

园、竹林、小河、芦苇、木架的水码头，又是石拱桥、满月状桥洞、罨泥船、奔跑的拖拉机和穿红褂子的女拖拉机手……

这水上的山阴道，也真叫人目不暇接！

烟雨蒙蒙的小镇

市 河

听了一夜淅淅沥沥的雨声，清晨便没有声息，以为天转晴了。可推开窗户，却见雨丝儿仍在飘个不停。不同的仅是雨比昨夜小了。

这也好，斜倚窗前，不妨把这雨蒙蒙的小镇的景色，把窗下面那条绿水盈盈的闹腾的小河饱览个够。

小河的水活泼泼地流着，细雨儿落在上面，竟激不起一丝涟漪。河的一头通向镇外一个美丽的湖，另一头连结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河泊和大小村庄，而河的躯干，却把小镇分为两半；只是河上那几座耸肩弓背、虽然显得苍老却精神抖擞的石拱桥，才又把小镇粘合成一个整体。

沿河两岸，各有一条石板铺的小街。街道窄窄的，街的两边，门对门各式商店，一家挨着一家。那背河一排店铺的房子，有一半架在水上。每隔几家门面就有一座石砌的水码头。从水码头上岸处，便可以看到街景。最妙的是小街街面居然不露天，上面有盖瓦的过街廊棚或过街楼遮着。四乡农民上镇，总是摇船进来，只要船一靠石码头，跨步便到了街上，再大的风雨，都不会湿衣湿脚。

眼前虽然下着小雨，那河里的船来来去去，热腾得像城里的闹

市。难怪镇上人把这条河称为市河。

船上的人，大都是来赶清早镇上贸易集市的。他们，或背着装有几只小猪的竹筐，或挽着半篮子鸡蛋，或拎着三两只鹅鸭，或挑上担把鲜嫩的蔬菜，或提着盛鱼虾的笊篓，兴冲冲地从船上下来，跨上码头，向那淋不着雨的小街走去。也有的人是来镇上走亲戚的，穿着整齐，尤其是妇女，打扮得很花哨。过去水乡女子头扎印花头巾、身穿镶边的蓝布褂、腰里系条短短的小围裙的传统装束，已经少见，她们一般穿的是紫红、银红、鹅黄、翠绿色的中长纤维翻领上装，年轻姑娘的辫梢上还烫起两个卷毛球球。只是从她们娴熟的摇橹、撑篙、系缆等动作和姿态上，才能认出她们是道地的水乡妇女。

水码头前的船只，来的多，去的也不少。那些顺利卖掉了农副产品的人，总要在街上买些日用品和锄头、钉耙、镰刀之类的小农具带回去。有两个穿着一色紫红褂子的姑娘，手弯里各挟着一包布卷，脸上红扑扑、笑吟吟地跨上了船。她们大约买到了称心如意的作嫁衣的料子吧？

一条船刚解缆而去，另一条船马上填补进来。水码头前始终排得密麻麻的。

然而也有例外。我看见一条尖头小鱼船，从石拱桥的圆洞里摇进来，并不靠码头。船艄上立着一个戴阔边笠帽的汉子，边摇船，边喊：“鲜鱼呀，阿要买鲜鱼！”随着叫卖声，临河上的窗户，一扇扇打开了。小船摇到一扇窗子下面，那汉子放下橹，拿起一竿小网兜，从船头舱里抄起一兜子鱼来，和探身窗外的买主讲价钱。鱼在网兜里鳞光闪闪，活蹦活跳，好鲜的鱼呵！很快交易做成，小船于是又摇到另一扇窗子下面……

直到过了街上早市，小河里才逐渐安静下来，那水码头前的船只，也稀少多了。只有三两条船，仍系在那里，也许船主人在桥头茶馆里品茶，品得把回去的时间都忘记了。

秀丽而闹腾的小河呵，你的名字起得真好：市河。

雨 巷

我打着纸伞，在这长长的幽深的小巷里漫步。

细雨儿本无声音，但我一进入小巷，那两面屋檐口的水珠打在伞上，便滴滴答答地响起来。大约是小巷过于深邃幽静的缘故吧，那声音好听得，如玉珠滚动，如滴泉丁冬，更如有人用古琴在悠悠地弹奏那首《雨打芭蕉》乐曲。

笃、笃、笃、笃，仿佛谁在给乐曲打拍子。我停下脚步，那拍子声便戛然而止。回首看，无人。再走，拍子又响起来。我不禁哑然失笑了。原来是我的脚步走在小巷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的声响。

披着细雨，我继续向小巷深处走着、听着，渐渐地陶醉在这美妙的拨人情思的音乐声中了。

怎么，前面已到了尽头？哦，没有。拐个弯，又是一条长巷伸在前面。巷里套巷，这里更深更幽。两边墙高高耸立，我好像进入峡谷。伞上面的水珠声也稀疏多了，因为这里房屋已不见常有的一般的屋檐，而是一式石库门头，有的上面还嵌有雕花砖刻（虽然已残缺不全）。水珠是从门头凸出来的遮雨檐上滴落下来，但落在伞上的声音似乎更清脆悦耳。

我走过长巷，又进入一条弯弯曲曲的横巷，然后又是一条长巷……

“洒珠弄”、“潇湘弄”、“日晖弄”、“天灯弄”……巷子的名字多美呵！我不时望着门牌上的巷名想着。

还在县城，就听说这座仅有两万多人口的江南小镇，有长巷七十二条半，按比例竟大大超过“巷间幽深密如网”的苏州城，可算是别具一格的风光。